

喻世明言三

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

贵逼身来不自由，几年辛苦踏山丘。
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。
莱子衣裳宫锦窄，谢公篇咏绮霞羞。
他年名上凌云阁，岂羨当时万户侯？

这八句诗，乃是晚唐时贯休所作。那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，因避黄巢之乱，来于越地，将此诗献与钱王求见。钱王一见此诗，大加叹赏，但嫌其“一剑霜寒十四州”之句，殊无恢廓之意，遣人对他说，教和尚改“十四州”为“四十州”，方许相见。贯休应声，吟诗四句。诗曰：

不羨荣华不惧威，添州改字总难依。
闲云野鹤无常住，何处江天不可飞？

吟罢，飘然而入蜀。钱王懊悔，追之不及。真高僧也。后人有诗讥诮钱王，云：

文人自古傲王侯， 沧海何曾择细流？

一个诗僧容不得， 如何安口望添州？

此诗是说钱王度量窄狭， 所以不能恢廓霸图，止于一十四州之主。虽如此说，像钱王生于乱世，独霸一方，做了一十四州之王，称孤道寡，非通小可。你道钱王是谁？他怎生样出身？有诗为证：

项氏宗衰刘氏穷，一朝龙战定关中。

纷纷肉眼看成败，谁向尘埃识骏雄？

话说钱王，名鏐，表字具美，小名婆留，乃杭州府临安县人氏。其母怀孕之时家中时常火发，及至救之，又复不见，举家怪异。忽一日，黄昏时候，钱公自外而来，遥见一条大蜥蜴，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，头垂及地，约长丈余，两目熠熠有光。钱公大惊，正欲声张，忽然不见。只见前后火光亘天，钱公以为失火，急呼邻里求救。众人也有已睡的，未睡的，听说钱家火起，都爬起来，收拾挠钩水桶来救火时，那里有什么火！但闻房中呱呱之声，钱妈妈已产下一个孩儿。钱公因自己错呼救火，蒿恼了邻里，十分惭愧，正不过意，又见了这条大蜥蜴，都是怪事，想所产孩儿，

必然是妖物，留之无益，不如溺死，以绝后患。

也是这小孩儿命不该绝，本邻有个王婆，平生念佛好善，与钱妈妈往来最厚。这一晚，因钱公呼唤救火，也跑来看。闻说钱妈妈生产，进房帮助，见养下孩儿，欢天喜地，抱去盆中洗裕被钱公劈手夺过孩儿，按在浴盆里面，要将溺死。慌得王婆叫起屈来，倒身护住，定不容他下手，连声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！这孩子一难一度，投得个男身，作何罪业，要将他溺死！自古道：‘虎狼也有父子之情。’你老人家是何意故？”钱妈妈也在床褥上嚷将起来。钱公道：“这孩子临产时，家中有许多怪异，只恐不是好物，留之为害！”王婆道：“一点点血块，那里便定得好歹。况且贵人生产，多有奇异之兆，反为祥瑞，也未可知。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，待老身领去，过继与没孩儿的人家养育，也是一条性命，与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业。”钱公被王婆苦劝不过，只得留了，取个小名，就唤做婆留。有诗为证：

五月佳儿说孟尝，又因光怪误钱王。

试看斗文并后稷，君相从来岂夭亡！

古时姜嫄感巨人迹而生子，惧而弃之于野，百鸟皆

舒翼覆之，三日不死。重复收养，因名曰弃。比及长大，天生圣德，能播种五谷。帝尧任为后稷之官，使主稼穡，是为周朝始祖。到武王之世，开了周家八百年基业。又春秋时楚国大夫斗伯比与子之女偷情，生下一儿。其母夫人以为不雅，私弃于梦泽之中。子出猎，到于梦泽，见一虎跪下，将乳喂一小儿，心中怪异。那虎乳罢孩儿，自去了。子教人抱此儿回来，对夫人夸奖此儿，必是异人。夫人认得己女所生，遂将实情说出。子就将女配与斗伯比为妻，教他抚养此儿。

楚国土语唤“乳”做“谷”，唤“虎”做“於菟”，因有虎乳之异，取名曰谷於菟。后来长大为楚国令尹，则今传说的楚令尹子文就是。所以说：“贵人无死法。”又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禄。”今日说钱公满意要溺死孩儿，又被王婆留住，岂非天命？

话休絮烦。再说钱婆留长成五六岁，便头角渐异，相貌雄伟，膂力非常，与里中众小儿游戏厮打，随你十多岁的孩儿，也弄他不过，只索让他为尊。

这临安里中有座山，名石镜山。山有圆石，其光如镜，照见人形。钱婆留每日同众小儿在山边游戏，

石镜中照见钱婆留头带冕旒，身穿蟒衣玉带。众小儿都吃一惊，齐说神道出现。偏是婆留全不骇惧，对小儿说道：“这镜中神道就是我，你们见我都该下拜。”众小儿罗拜于前，婆留安然受之，以此为常。一日回去，向父亲钱公说知其事。钱公不信，同他到石镜边照验，果然如此。钱公吃了一惊，对镜暗暗祷告道：“我儿婆留果有富贵之日，昌大钱宗，愿神灵隐蔽镜中之形，莫被人见，恐惹大祸。”祷告方毕，教婆留再照时，只见小孩儿的模样，并无王者衣冠。钱公故意骂道：“孩子家眼花说谎，下次不可如此！”

次日，婆留再到石镜边游戏，众小儿不见了神道，不肯下拜了，婆留心生一计。那石镜旁边，有一株大树，其大百围，枝叶扶疏，可荫数亩；树下有大石一块，有七八尺之高。

婆留道：“这大树权做个宝殿，这大石权做个龙案，那个先爬上龙案坐下的，便是登宝殿了，众人都要拜贺他。”众小儿齐声道好。一齐来爬时，那石高又高，峭又峭，滑又滑，怎生爬得上？天生婆留身材矫捷，又且有智，他想着大树本子上有几个鞑鞑，好借脚

力，相在肚里了，跳上树根，一步步攀缘而上。约莫离地丈许，看得这块大石亲切，放手望下只一跳，端端正正坐于石上。众小儿发一声喊，都拜倒在地。婆留道：“今日你们服也不服？”众小儿都应道：“服了。”婆留道：“既然服我，便要听我号令。”当下折些树枝，假做旗幡，双双成对，摆个队伍，不许混乱。自此为始，每早排衙行礼，或剪纸为青红旗，分作两军交战，婆留坐石上指挥，一进一退，都有法度。如违了他便打，众小儿打他不过，只得依他，无不惧怕。正是：

天挺英豪志量开，休教轻觑小儿童。

未施济世安民手，先见惊天动地才。

再说婆留到十七八岁时，顶冠束发，长成一表人材；生得身长力大，腰阔膀开；十八般武艺，不学自高。虽曾进学堂读书，粗晓文义，便抛开了，不肯专心，又不肯做农商经纪。在里中不干好事，惯一偷鸡打狗，吃酒赌钱。家中也有些小家私，都被他赌博，消费得七八了。爹娘若说他不是，他就别着气，三两日出去不归。因是管辖他不下，只得由他。此时里中都唤他做“钱大郎”，不敢叫他小名了。

一日，婆留因没钱使用，忽然想起：‘顾三郎一伙，尝来打合我去贩卖私盐，我今日身闲无事，何不去寻他？’行到释迦院前，打从戚汉老门首经过。那戚汉老是钱塘县第一个开赌场的，家中养下几个娼妓，招引赌客。婆留闲时，也常在他家赌钱住宿。这一日，忽见戚汉老左手上横着一把行秤，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鸡、一个猪头回来，看了婆留便道：“大郎，连日少会。”婆留问道：“有甚好赌客在家？”汉老道：“不瞒大郎说，本县录事老爷有两位郎君，好的是赌博，也肯使花酒钱。有多嘴的对他说，引到我家坐地，要寻人赌双陆。人听说是见在官府的儿，没人敢来上桩。大郎有采时，进去赌对一局。他们都是见采，分文不欠的。”婆留口中不语，心下思量道：“两日正没生意，且去淘摸几贯钱钞使用。”便向戚汉老道：“别人弱他官府，我却不弱他。便对一局，打甚紧？”

只怕采头短少，须吃他财主笑话。少停赌对时，我只说有在你处，你与我招架一声，得采时平分便了。若还输去，我自赔你。”汉老素知婆留平日赌性最直，便应道：“使得。”

当下汉老同婆留进门，与二钟相见。这二钟一个叫做钟明，一个叫做钟亮，他父亲是钟起，见为本县录事之职。汉老开口道：“此间钱大郎，年纪虽少，最好拳棒，兼善博戏。”

闻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里，特来进见。”原来二钟也喜拳棒，正投其机；又见婆留一表人材，不胜欢喜。当下叙礼毕，闲讲了几路拳法。钟明就讨双陆盘摆下，身边取出十两重一锭大银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今日与钱兄初次相识，且只赌这锭银子。”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，说道：“在下偶然出来拜一个朋友，遇戚老说公子在此，特来相会，不曾带得什么采来。”

回头看着汉老道：“左右有在你处，你替我答应则个。”汉老一时应承了，只得也取出十两银子，做一堆儿放着。便道：“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，只有这十两银子，做两局赌么。”

自古道：“稍粗胆壮。”婆留自己没一分钱钞，却教汉老应出银子，胆已自不壮了，着了急，一连两局都输。钟明收起银子，便道：“得罪，得罪。”教小厮另取一两银子，送与汉老，作为头钱。汉老虽然还有银子

在家，只怕钱大郎又输去了，只得认着晦气，收了一两银子，将双陆盘掇过一边，摆出酒肴留款。婆留那里有心饮酒，便道：“公子宽坐，容在下回家去，再取稍来决赌何如？”钟明道：“最好。”钟亮道：“既钱兄有兴，明日早些到此，竟日取乐；今日知己相逢，且共饮酒。”婆留只得坐了，两个妓女唱曲侑酒。正是：

赌场逢妓女，银子当砖块。

牡丹花下死，还却风流债。

当日正在欢饮之际，忽闻叩门声。开看时，却是录事衙中当直的，说道：“老爷请公子议事。教小的们那处不寻到，却在这里！”钟明、钟亮便起身道：“老父呼唤，不得不去。钱兄，明日须早来顽耍。”嘱罢，向汉老说声相扰，同当直的一齐去了。

婆留也要出门，被汉老双手拉住道：“我应的十两银子，几时还我？”婆留一手劈开便走，口里答道：“来日送还。”出得门来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今日手里无钱，却赌得不爽利。还去寻顾三郎，借几贯钞，明日来翻本。”带着三分酒兴，径往南门街上而来。向一个僻静巷口撒溺，背后一人将他脑后一拍，叫道：“大郎，甚风

吹到此？”婆留回头看时，正是贩卖私盐的头儿顾三郎。婆留道：“三郎，今日相访，有句话说。”

顾三郎道：“甚话？”婆留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两日赌得没兴，与你告借百十贯钱去翻本。”顾三郎道：“百十贯钱却易，只今夜随我去便有。”婆留道：“那里去？”顾三郎道：“莫问莫问，同到城外便知。”

两个步出城门，恰好日落西山，天色渐暝。约行二里之程，到个水港口，黑影里见缆个小船，离岸数尺，船上芦席满满冒住，密不通风，并无一人。顾三郎捻起泥块，向芦席上一撒，撒得声响。忽然芦席开处，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，咳嗽一声。顾三郎也咳嗽相应，那边两个人，即便撑船拢来。顾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舱，船舱还藏得有四个人。这里两个人下舱，便问道：“三郎，你与谁人同来？”顾三郎道：“请得主将在此。休得多言，快些开船去。”说罢，众人拿橹动篙，把这船儿弄得梭子般去了。婆留道：“你们今夜又走什么道路？”顾三郎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两日不曾做得生意，手头艰难。闻知有个王节使的家小船，今夜泊在天目山下，明早要进香。此人巨富，船中必然广有金帛，弟兄们欲

待借他些使用。只是他手下有两个苍头，叫做张龙、赵虎，大有本事，没人对付得他。正思想大郎了得，天幸适才相遇，此乃天使其便，大胆相邀至此。”婆留道：“做官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钞，此乃不义之财，取之无碍！”

正说话间，听得船头前荡桨响，又有一个小划船来到。船上共有五条好汉在上，两船上一概咳嗽相应。婆留已知是同伙，更不问他。只见两船帮近，顾三郎悄悄问道：“那话儿歇在那里？”划船上人应道：“只在前面一里之地，我们已是着眼了。”当下众人将船摇入芦苇中歇下，敲石取火。众好汉都来与婆留相见。船中已备得有酒肉，各人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一顿，分拨了器械，两只船，十三筹好汉，一齐上前进发。遥见大船上灯光未灭，众人摇船拢去，发声喊，都跳上船头。婆留手执铁棱棒打头，正遇着张龙，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。赵虎望后艄便跑，满船人都吓得魂飞魄散，那个再敢挺敌。一个个跪倒船舱，连声饶命。婆留道：“众兄弟听我分付：只许收拾金帛，休杀害他性命。”众人依言，将舟中辎重恣意搬龊唢哨一声，众人仍分作两队，下

了小船，飞也是摇去了。

原来王节使另是一个座船，他家小先到一日。次日，王节使方到，已知家小船被盗。细开失单，往杭州府告状。杭州刺史董昌准了，行文各县，访拿真赃真盗。文书行到临安县来，知县差县尉协同缉捕使臣，限时限日的擒拿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顾三郎一伙，重泊船于芦苇丛中，将所得利物，众人十三分均分。因婆留出力，议定多分一分与他。婆留共得了三大锭元宝，百来两碎银，及金银酒器首饰又十余件。此时天色渐明，城门已开。婆留怀了许多东西，跳上船头，对顾三郎道：“多谢作成，下次再当效力。”说罢，进城径到戚汉老家。

汉老兀自床上翻身，被婆留叫唤起来，双手将两眼揩抹，问道：“大郎何事来得恁早？”婆留道：“钟家兄弟如何还不来？”

我寻他翻本则个。”便将元宝碎银及酒器首饰，一顿交付与戚汉老，说道：“恐怕又烦累你应采，这些东西都留你处，慢慢的支销。昨日借你的十两头，你就在里头除了罢。今日二钟来，你替我将几两碎银做个东道

，就算我请他一席。”戚汉老见了许多财物，心中欢喜，连声应道：“这小事，但凭大郎分付。”婆留道：“今日起早些，既二钟未来，我要寻个静办处打个盹。”戚汉老引他到一个小小阁儿中白木床上，叫道：“大郎任意安乐，小人去梳洗则个。”

却说钟明、钟亮在衙中早饭过了，袖了几锭银子，再到戚汉老家来。汉老正在门首买东买西，见了二钟，便道：“钱大郎今日做东道相请，在此专候久了，在小阁中打盹。二位先请进去，小人就来陪奉。”钟明、钟亮两个私下称赞道：“难得这般有信义之人。”走进堂中，只听得打鼾之声，如霹雳一般的响。二钟吃一惊，寻到小阁中，猛见个丈余长一条大蜥蜴，据于床上，头生两角，五色云雾罩定。钟明、钟亮一齐叫道：“作怪！”只这声“作怪”，便把云雾冲散，不见了蜥蜴，定睛看时，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的睡着。

弟兄两个心下想道：“常闻说异人多有变相，明明是个蜥蜴，如何却是钱大郎？此人后来必然有些好处，我们趁此未遇之先，与他结交，有何不美？”两下商量定，等待婆留醒来，二人更不言其故，只说：“我弟兄

相慕信义，情愿结桃园之义，不知大郎允否？”婆留也爱二钟为人爽慨，当下就在小阁内，八拜定交。因婆留年最小，做了三弟。这日也不赌钱，大家畅饮而别。临别时，钟明把昨日赌赢的十两银子，送还婆留。

婆留那里肯收，便道：“戚汉老处小弟自己还过了，这银，大哥权且留下，且待小弟手中乏时，相借未迟。”钟明只得收去了。

自此日为始，三个人时常相聚。因是吃酒打人，饮博场中出了个大名，号为“钱塘三虎”。这句话，吹在钟起耳朵里来，好生不乐，将两个儿子禁约在衙中，不许他出外游荡。婆留连日不见二钟，在录事衙前探听，已知了这个消息。害了一怕，好几日不敢去寻二钟相会。正是：

取友必须端，休将戏谑看。

家严儿学好，子孝父心宽。

再说钱婆留与二钟疏了，少不得又与顾三郎这伙亲密，时常同去贩盐为盗。此等不法之事，也不知做下几十遭。原来走私商道路的，第一次胆小，第二次胆大，第三、第四次，浑身都是胆了。他不犯本钱，大锭

银大贯钞的使用，侥幸其事不发，落得快活受用，且到事发再处，他也拚得做得。自古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”只因顾三郎伙内陈小乙，将一对赤金莲花杯，在银匠家倒换银子，被银匠认出是李十九员外库中之物，对做公的说了。做公的报知县尉，访着了这一伙姓名，尚未挨拿。

忽一日，县尉请钟录事父子在衙中饮酒。因钟明写得一手好字，县尉邀至书房，求他写一幅单条。钟明写了李太白《少年行》一篇，县尉展看称美。钟明偶然一眼觑见大端石砚下，露出些纸脚，推开看时，写得有多人姓名。钟明有心，捉个冷眼，取来藏于袖中。背地偷看，却是所访盐客的单儿，内中有钱婆留名字。钟明吃了一惊，上席后不多几杯酒，便推腹痛先回。县尉只道真病，由他去了，谁知却是钟明的诡计。

当下钟明也不回去，急急跑到戚汉老家，教他转寻婆留说话。恰好婆留正在他场中铺牌赌色。钟明见了也无暇作揖，一只臂膊牵出门外，到个僻静处，说道如此如此，“幸我看见，偷得访单在此。兄弟快些藏躲，恐怕不久要来缉捕，我须救你不得。一面我自着人替

你在县尉处上下使钱，若三个月内不发作时，方可出头。兄弟千万珍重。”婆留道：“单上许多人，都是我心腹至友，哥哥若营为时，须一例与他解宽。若放一人到官，众人都是不干净的。”钟明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

说罢，钟明自去了。

这一个信息急得婆留脚也不停，径跑到南门寻见顾三郎，说知其事，也教他一伙作速移开，休得招风揽火。顾三郎道：“我们只下了盐船，各镇市四散撑开，没人知觉。只你守着爹娘，没处去得，怎么好？”婆留道：“我自不妨事，珍重珍重。”

说罢别去。从此婆留装病在家，准准住了三个月。早晚只演习枪棒，并不敢出门。连自己爹娘也道是个异事，却不知其中缘故。有诗为证：

钟明欲救婆留难，又见婆留转报人。

同乐同忧真义气，英雄必不负交亲。

却说县尉次日正要勾摄公事，寻砚底下这幅访单，已不见了。一时乱将起来，将书房中小厮吊打，再不肯招承。一连乱了三日，没些影响，县尉没做道理处。此时钟明、钟亮拚却私财，上下使用，缉捕使臣都

得了贿赂；又将白银二百两，央使臣转送县尉，教他阁起这宗公事。幸得县尉性贪，又听得使臣说道，录事衙里替他打点，只疑道那边先到了录事之手，我也落得放松，做个人情。收受了银子，假意立限与使臣缉访。过了一月两月，把这事都放慢了。正是“官无三日紧”，又道是“有钱使得鬼推磨”，不在话下。

话分两头。再表江西洪州有个术士，此人善识天文，精通相术。白虹贯日，便知易水奸谋；宝气腾空，预辨丰城神物。决班超封侯之贵，刻邓通饿死之期。殃祥有准半神仙，占候无差高术士。这术士唤做廖生，预知唐季将乱，隐于松门山中。忽一日夜坐，望见斗牛之墟，隐隐有龙文五采，知是王气。算来该是钱塘分野，特地收拾行囊来游钱塘；再占云气，却又在临安地面。乃装做相士，隐于临安市上。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，都是等闲之辈，并无异人在内。忽然想起：“录事钟起，是我故友，何不去见他？”即忙到录事衙中通名。

钟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，倒屣而迎。相见礼毕，各叙寒温。钟起叩其来意，廖生屏去从人，私向钟起耳